

你要爱着点什么

◎ 夏学军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这句流传甚广的句子出自《陶庵梦忆》。癖，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爱好和兴趣，是有癖之人爱着的东西。生活中观察一个人，我更愿意知道他们的爱好是什么。

爱好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它可以使人全身心地投入，会让生命变得更加美好和充实，为自己的生命增添更多的价值。

爱好不一定要多么高端，但一定要有良好的、有益身心健康的，书画、旅行、摄影、种花、钓鱼、手工……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件事，并长久地坚持下来，在获得无穷乐趣的同时，也能反映出这必是长情之人。与这样的人交往，不但能丰富我们的生活，还能增长见识开阔视

野，不知不觉中对生活多出几分热爱与深情。

有一生热爱的事情，也就有了与孤独对抗的能力。漫长的生命旅程中，总会有闲下来的时候，当你有了兴趣爱好的陪伴，你在空闲时围着它转，其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微小快乐、期待和满足，是一种心灵上无可替代的存在。

我都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爱上写作的了，也许是书看得多了，积攒了太多的情感和情绪，总要有个爆发点。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么多年以来，写作带给我的诸多快乐，它有支撑我的东西，有很多不期而遇的温暖，也让我学会了用更宏观的眼光看待生活的本质，它帮助我在关键时刻豁然开朗。兴趣带给我的，不是物质上的回报有多大，而是精神上

的满足有多深。

不是所有的爱好都必须有用，不是所有的爱好都要拿来变现，当然如果你的爱好正巧能给你带来名和利，这也是你努力与坚持后生活回馈给你的最美的礼物。

我的大学同学，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一个比较小众的艺术爱好——篆刻，忽然就爱上了，一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依旧是爱得深沉与执着。不断拜师学习，参加各级展览提高眼界。我曾经问过他：这么多年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这个爱好？他的回答我至今难忘——除了让自己的心有所依附之外，还磨炼出了做好一件事所具备的品质，长年累月的练习保证了每一件作品的完成度与精度，当然还收获了不错的审美和

艺术修养。

我想起了过世多年的奶奶，奶奶晚年时依然喜欢做手工活儿，戴上老花镜，一板一眼不紧不慢地打发着时光，奶奶制作的鞋垫、布袋、褥垫、椅子套、餐垫、绣花台布，拿在手里我觉得温馨又感慨，在晚年有一个爱好和兴趣尤为重要，在腿脚不灵便的时候，不至于只能对窗发呆。

此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吧！爱好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可以是对工作与事业的热爱、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朋友的热爱、对家人的热爱、对事物与自然的热爱，不管热爱的对象是什么，只要是深刻、真实、健康的，都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鲜活和精彩。

厨房里的烟火气

◎ 赵自力

厨房无疑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我的父母都喜欢下厨，而且都能煮得一手好菜。我家先后搬了几次家，但有个特点没有变，那就是厨房都很大。

父亲特别喜欢把精力花在厨房里。柴火灶台，父亲一定要亲自规划设计，两口大铁锅，一个炒菜，一个蒸菜，非常实用。案板一溜儿摆开，用于各种食材的堆放，想拿什么直接拿，非常方便。“我就喜欢干净宽敞的厨房，做起饭来也格外顺手。”母亲常说。

父母分别有自己的拿手菜，或甜或辣，都能在我们舌尖上“刮起风暴”，把一年四季的味蕾滋润得妥妥帖帖。母亲喜欢炖菜，不管是否有客人，一定要炖得热气腾腾。就是几块普通的豆腐，也会被母亲炖出大菜的样子。母亲炖菜时，父亲总是在一旁打下手，洗洗配菜什么的。他们常常交流着，尝试着新菜的做法，最喜欢喊我们兄妹俩去尝菜了。我们也非常乐意，每次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吃了菜还能挑挑毛病提提建议呢。

母亲炖菜，讲究的是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并不是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儿地炖在一起。所以，母亲对炖菜有耐心，什么食材用什么炖，她

都熟练于心。父亲则喜欢面食，无论是拉面还是削面，他都得心应手。别看他宽大的手掌看起来笨笨的，但面粉到了他的手上，要怎么捏就怎么捏，非常灵活。家里包饺子比赛，得冠军的永远是父亲，他包的饺子又快又好。基本上每个星期，父亲都要做拉面给我们吃。那厚实的案板，常常被父亲甩出的面团甩得啪啪直响。父亲做面食时，母亲在旁边忙着做配菜，好菜配好面，日子赛过小神仙呢。

我和妻子结婚后住在城市里，也许受父母的影响，我们也特别喜欢往厨房里钻。厨房是慰藉味蕾的地方，无论炒什么菜，拌什么料，只要一起慢慢做，都觉得是件温馨无比的事情。我们几乎不吃速食的东西，总觉得经过慢慢用心料理的食材，既能留住营养，更能增添口感。因此，再普通的食材，也会被我们看成绝世美味，每一道菜，都带着一种仪式感。

有时候，父母被我们接到城里住几天。我和妻子在厨房做饭，他们老两口最喜欢站在厨房旁，不时加以指点。我和妻子往往笑而不语，也许，爱上了厨房，也是我家的家风吧。一菜一汤，都是幸福的滋味。

楼顶上的荷塘

◎ 刘德凤

父亲喜欢种荷，他在屋后的荷塘里种了一大片荷。每年夏天，我总是回老家度假，摘一些鲜嫩的莲蓬配早上的绿豆汤，煮一锅清香的荷叶粥当午餐，或是在傍晚时分，在荷塘边静坐，荷叶随风舞动，荷花傲然屹立，荷塘连成一幅绝美的画，见我总是因为这片荷塘喜悦不已，父亲说，我送你一片荷塘吧。

我有些愕然，心想，荷塘怎么送？我住城里，虽是一幢三层的私宅，但前后挤满了住房。权当是他跟我开了个玩笑。没想到那个春天，父亲喜滋滋地从乡下驱车一百多公里带来了8个塑料桶。桶里栽着刚刚露出头的荷花苗。父亲将8个水桶拎上顶楼，又注了一些水，整整齐齐地摆在平台上，他喜滋滋地对我说，这个夏天，你就会拥有一片你的荷塘。

望着这些绿色的塑料桶，我有些发愁。觉得它们一点也不好看，与我打造的楼顶花园有些格格不入。爱养花的我在楼顶平台养了一些花草，如三角梅、紫薇、栀子花等，布置得还算精巧雅致，花儿也算争气，长得枝繁叶茂，油光发亮，这些塑料桶一摆，便拉低了档次。但父亲好心好意弄了这些来，又不能拂了他的好意，心里虽然有些不乐意，但还是装作开心的样子说挺好的。好在，荷花不怎么需要照管，只要桶里有足

够的水就行，不够了就添一点水。而且它们随着时间的增长，一天一个样。先是铜钱草般大小，再就是巴掌大小，长高长大后，绿叶冒出了水桶，一个桶里冒出六七片绿叶，一桶一桶挨在一起，竟然还真有荷塘的神韵。渐渐地，天气炎热起来，每天都要提水上楼给荷花浇水，虽然有些吃力，但心里想着即将看到荷花盛开，心里便有些窃喜。

过了一些日子，绿叶间冒出了荷花花苞，花苞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早上，当我来到楼顶，一枝粉色的荷花绽放在我眼前，它亭亭玉立、美丽娇艳，我赶紧打开手机，和父亲连上视频，父亲在那头笑得像荷花一样灿烂。荷花越开越多，邻居们看到我的楼顶上的荷塘，既惊讶又羡慕，得当知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更加羡慕不已。

这以后，做荷叶粥就容易多了，上楼顶摘一片荷叶洗净切成细丝，放点大米小火熬煮，不多一会儿，屋子里便弥漫着荷叶的清香。我后来又知道了荷叶可以泡茶，将荷叶洗净剪成小片，用开水冲泡，这茶清心解暑，还能除烦。有了这一缕荷叶的微香滋润炎夏，有了这一片“荷塘”喂养心灵，便觉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快乐的。

父亲送我的荷塘，是充满了宠爱的荷塘，它是我快乐的源泉。

针线活里的安然

◎ 姜燕

周末在家，放着爱听的音乐，在音乐声中，缝衣服掉了的纽扣，再给过长的裤脚，锁个边，抽针引线间，时间悠悠而过。门外，“秋老虎”热浪滚滚，门内，一个人低头缝补，猫咪在旁边打盹。喜欢这种做针线活的感觉，心如止水。

小时候，经常看奶奶和母亲做针线活，她们都是做针线活的高手，奶奶的对襟小褂小袄，都是自己裁剪缝制。母亲虽不会缝制衣服，但改衣服大小，缝补衣服，绣花，做鞋等都是一把好手。我童年的衣服上，母亲常常会绣上一朵小花或是一只小动物，有时还会缝上花边作为点缀。

没事的时候，我总爱在旁边看她们做针线活，有时还会帮眼睛老花了的奶奶穿针。在童年的我眼里，奶奶和母亲坐在那飞针走线的样子极是好看，微低着头，拇指和食指轻轻捏着针，一根针随着手腕上下翻飞，或长或短的拉线声“嗤嗤”地划开恍若静止的时间，仿佛在说岁月静好。

也许是耳濡目染，从小我就会做些简单的针线活，绣一些花样不繁琐的小花，长大后，十字绣和丝带绣盛行的时候，我找了各种花样来，小到包包、抱枕、钟盘，大到各种不同的字幅尺寸，闲来无事的时候就捧着绣绷，像奶奶和母亲

那样飞针走线。眼看着一幅幅美丽的风景从我手下一点点地旖旎而出，从最初的一片叶或是一朵花瓣变成繁花似锦的满目欣欣向荣，我的心便于安然中荡漾出微笑来。

年轻时不知世上忧愁，活得随性而肆意，总认为绣花是雅事，是该配了不同的好景绣的。于是，春天的紫藤花前，夏天的荷花池畔，秋天的落叶梧桐下，冬日的红梅花旁，都成了我绣花的好地方。四季的光阴仿佛被我绵绵密密绣进了手中的花样里，时光原来也可以就这样慢慢地过去。

年岁渐长，生活落实到柴米油盐里，花逐渐绣得少了，针线活却没有停过。纽扣掉了，衣服开线了，口袋破了，还有不小心钩到钉子上，撕开一道口子的衣服，都需要缝补。我常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坐在灯下拿起针线细细缝补，也会偶尔在周末闲暇的时候，给家里的桌布绣上几朵小花。

生活或许不够完好，总有风霜侵蚀，但每当做起针线活的时候，我的心便能安静下来。很庆幸，在喧闹人间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安静的方式。光阴如绣，我静坐生活一隅，于一针一线里渐渐明白，心安处即是岁月静好。

遇见一束光

刘祖伟 摄



一窗风景美如画

◎ 柘龙晶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上海工作，沪漂五年，搬了七八次家，而这次，我特意挑了个高层带阳台的北卧，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最令我欣喜的是，卧室里还有扇大大的窗户。

躺在床上，我伸一伸脖子，就能看到窗外清澈碧绿的河流。河流上有一座连着马路的拱桥，我闲来无事的时候，时常会盯着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影发呆，直至周围亮起了万家灯火，这让我仿佛置身于浩瀚星空之中，一天的疲惫也慢慢地退去。

夏末秋初时分，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我被一股热气和几缕透红的光亮唤醒，睡眼惺忪的我拉开窗帘一角，只见东边的天空被一条红丝带划破，太阳如一个火红透亮的圆脑袋正从红飘带下缓缓探出来，像极了喜宴上的新娘被掀起盖头时羞红的脸，真是光彩迷人，让人沉醉。随着太阳缓缓上升，漫天的光芒像细碎的金子一样洒满大地，更是令人欢喜。

午后，我再望向窗外时，发现窗外如蓝宝石般洁净无瑕的空中，竟挂着好几朵棉花糖般柔软的蘑菇云，它们正缓缓向西移动。别看这会儿还是晴空万里，吃西瓜的工夫，再看时已是风雨欲来的景象。顷刻间，滂

沱大雨一泻而下，高楼、云层瞬间被大雨冲洗得不见了踪影，眼前只剩白茫茫的一片。

夏末秋初最是阴晴不定，谁都拿捏不准老天爷的心思。这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半个钟头雨就停了，天空洗了个冷水澡后变得更加通透，人心情都会跟着好起来。这时，天边的云彩像极了刚睡醒的婴儿，慵懒地伸展着四肢，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很快它们又分离出了一团团、一簇簇柔软的云朵，如婴儿般肌肤吹弹可破，白里还透着红，可爱极了。东边的像骏马，南边的像乌龟，北边的像螃蟹，不一会儿，如俏皮少女波浪卷秀发的大片云层又吞噬了整片天空，骏马、乌龟、螃蟹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来过。

傍晚时分，天空像被凿了一个洞，五彩云霞仿佛一位身穿缕罗薄纱的半老徐娘，摇曳着婀娜多姿的绝美身姿，她少了几分少女的羞涩，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柔成熟魅力，风韵十足。

夜幕降临时，四周高楼里四四方方的房间逐渐被点亮，无数灯火如星空般闪烁着，静静地等待着房间主人归来。而我有幸与它们相伴，共同见证这夏末秋初的美好，共同期盼新一天的到来。



写给故乡的诗句 (诗歌两首)

◎ 丁太如

村庄的歌谣

面对满目的金黄
目光也变得欣喜
田垄上挥汗收割的身影
模糊了弯腰的眺望

追逐季节的轮回
故乡慢慢陪我走过
沉淀在阳光下的感叹
与一场初秋的雨季赛跑

手中的镰刀
掩饰不住接踵而来的希望
一路走来母亲的声音
荡漾在沟沟坎坎的田野里

饱经风霜的笑脸
极力接近土地的颜色
地头父亲轻轻敲打的烟杆
如同切入村庄的歌谣

重读故乡

站在故乡的渡口
内心的忧伤与江水连成一片
深深地拍打流浪的目光
每一次掠过都有碧波荡漾

遥望故乡的炊烟
是一串袅袅升腾的音符
飘逸在等你的驿站
每一种表情都是魂牵梦绕

捧读故乡的山水
熟悉抑或陌生都很亲近
阡陌之间残留着童年的梦
每一次朗诵都是声情并茂

回首故乡的亲人
无情的时间苍老岁月的容颜
唯一不变的是温暖的亲情
每一份感动都是泪流满面

七律·秋的味道

◎ 黄力

吟早秋

早秋梦寐满湘神，
世界沧桑万里春。
岁月悠悠青玉案，
人生漫漫暮更新。
信心十足寻芳草，
素履先前思远人。
励志求真秋月雨，
长风破浪接贤宾。

秋蝉

柳老初秋蝉噪鸣，
绿荫丛里动灵行。
循声望去几轮唱，
敬畏流光蜕变成。
最是秋蝉闲管事，
怜红枫叶白头生。
无人喝彩自强毅，
有为一生奇迹惊。